



# 师傅

◎陈云

18岁那年,我招工进厂。厂领导分配我去电工班,并指定班长做我师傅。师傅姓臧,工友都叫他“藏班长”。我记得有个大作家叫臧克家,“臧”不念“藏”。好在我只叫他师傅,不用带姓一起叫。师傅个不高,话不多,笑眯眯的,有时蓄须,像个小鲁迅,两道浓眉不怒自威,年纪虽不大,但技术高超,在厂里威望很高。

电工是技术活,在社会上蛮吃香。我年轻气盛,志存高远,什么都想学,奢望一日成名,一口吃成胖子。为学技术,跟师傅闹过不少情绪。那次跟着师傅去修理电感应炉,炉体离地四五米高,由数层玻璃纤维布包裹。纤维布经长久高温烘烤,一碰即碎成粉刺状,皮肤一旦粘上,如同毛毛虫爬过,过敏起斑,又痛又痒。因为活不多,师傅让我留在地面做接应,自己和另两个电工戴上口罩手套,脖子围起毛巾,攀爬铁梯,查修故障。师傅们活干得挺顺手,我却在地上站也不是,蹲也不是,脸上写着两个大字:委屈,心里愤愤然嘀咕:“你算什么师傅,连学技术的机会都不给徒弟,可恶!”师傅叫我收拾工具回电工班,我黑着脸不搭理他,慢吞吞磨洋工,故意走在最后。师爷在一旁看了不顺眼,拉我到角落,训斥道:“维修电感应炉又不是什么技术活,你一个新手,难免被纤维布碎末粘上,到时候手、脖子要痛痒好几天,有你好受!你师傅照顾你,你还闹情绪,真不知好歹!”

上面说的师爷,是师傅的师傅。师傅因为少言寡语,不言传,只身教,我就经常在师爷那里偷技术。

合成车间有两台320千瓦大功率电机,平时运行中发现有莫名停机现象,领导决定将控制线路全部换新。电机的控制按钮设置在车间内,保护设备安装于配电房,两者相隔十余米,由上百根控制线路连接。一周后,控制线路全都更换一新,通电试机时却毫无反应。我跟电工班另一师傅检查一整天,未果。第二天上班,推开配电房大门,见师傅席地而坐,轻描淡写道:“毛病找到了。”言罢抬臂揉眼,袖口尘土斑斑,眼里布满血丝。原来,新采购按钮的外形虽与原来一致,但触点位置分布却全然不同,由相对改为相邻一组。师傅前一天外出开会,返厂已是深夜,得知试机不成功,独自检查线路到天明……我见师傅一脸疲倦,殷勤地跑到食堂买来一份早餐,递到师傅手里,眼里多了一份敬意。

造气车间有台高压电机,保养后需要试运行,按操作规程,必须先合上隔离开关送电,再按下真空开关按键启动电机。当我进入高压配电室,推上隔离开关的瞬间,头顶上“嗞嗞”乱响,紧接着弧光飞溅,空气中嗅到浓烈的焦味,配电屏上电流表指针在顶端极限处簌簌发抖。我不知发生了什么,情急之下想把隔离开关拉掉,使尽全力却纹丝不动……突然间,“嘭”的一声巨响,一切归于寂静。我一个小电工,被眼前的一切吓蒙了,慌不择路,踉踉跄跄跑出高压配电室。就在此时,只见师傅瘦小的身子闪过配电室外的小道,几步蹿到变电站总开关前,抬起一脚,踢开空气开关,霎时,厂区变电站4台变压器全部脱离高压线路,全厂停电,四周一片肃静。原来,由于高压电机真空开关跳闸机构损坏,上次停机时,机械机构未能恢复正常位置,造成这次带负荷直接启动。电机直接启动瞬间,巨大电流击穿绝缘瓷柱,隔离开关铜臂被高温熔化……事后的事故分析会上,师傅主动承担了全部责任,结果可想而知,不仅季度奖泡汤,还失去了年度先进评选资格。

跟师傅相处那几年,正值改革开放初期,全民兴起下海经商热潮。工余时间,电工班的师傅们几乎都把心思花在揽活赚外快上,唯独不见师傅有何动静。好几次休息天我去师傅宿舍找他,推门进去,桌上床上全是摊开的书本、杂志。我知晓师傅酷爱写作,一有空就宅在屋里爬格子。门卫收发室信件栏内,常有大号牛皮纸信封写着师傅名字,寄件人为某某杂志编辑部。有人说是退稿,也有人说是样刊。无论什么,我都心生敬佩:能写出上万字的人都是文曲星下凡。彼时我刚学写新闻报道,往往熬上半夜,只能凑成两三百字简讯。偶尔被县广播站录用,即能博得工友赞许,自信心爆棚。如今想来,现在养成写作习惯,大半是受了师傅的影响。

四年后,我因伤回家病休,第三年重返工作岗位,师傅已调离工厂。之后我又见过一次师傅,那时他已是一家电器厂的厂长。

如今近三十年过去,师傅的容貌已逐渐模糊,但他的谦恭、较真、爱徒、担责早已内化我心,外施于形,变为我的坚守。

他做了我四年师傅,我记他一辈子。

# 有一种亏欠

◎陈恬

大宝十一个月大的时候,因高烧惊厥住院,无奈之下断了奶,而二宝就这样意外地在我的子宫里筑巢了。“双独”小夫妻反反复复地抉择,一个来的时机不太恰当的小生命到底该怎么处理。最后,是激发的母爱让二宝的生命旅程有惊无险地开始了。这是一个感性的决定,一向乐天知命、善于适应环境的我,觉得这应该是一个轻松的选择。

但我并不是一个称职的妈妈。大宝的白天属于外婆,晚上属于奶奶,可以说我仅仅是他的奶瓶和玩伴。我和老公有了大宝后,生活并没有多少变化,聚会娱乐旅游,工作事业仍是我们生活的重心。可能正因为如此,我觉得再生一个宝宝,并没有多大的区别。怀大宝的时候,我是个健步如飞的妈妈,带着高三毕业班,站着上四节课,每天爬五楼气不喘。而怀二宝时,偶尔想休息下,可才一岁多的大宝并不这么认为,我挺着八个月的肚子,他还要抱抱。所幸,身为女汉子的我和强壮的二宝都平安无事。

二宝出生了,可大宝才二十个月,如何养?权衡再三,还是分开养,让六个大人而不是那么累,等到上幼儿园了再一起养。因此大宝跟着外公外婆生活,我们小夫妻和爷爷奶奶一起养二宝。一切很自然,孩子也没有什么不适应,我也并不觉得这有什么不好,再加上都住在市区,想看大宝,随时都可以,周末也可以接大宝回来住。当然最重要的是,年轻的小夫妻还是想自己多点悠闲时光,能做点自己两个人的事。

坐月子的第一个月,大宝几乎隔一天就由外公外婆带着来看我们,他很喜欢来这里和弟弟玩,当外婆说要回家了,他也

◎朱雪昊

星期天,妈吩咐我开车送我外甥女回杭州姐姐家,顺便捎些衣物给正在杭师大读研究生的妹妹。

我有个姐姐,还有个妹妹。我与妹妹是孪生兄妹,我只比她早出世几十分钟。在我的记忆里,她在人前从未叫过我一声哥哥,只是儿时与她争玩具时常嘟哝做哥哥的不像样,便会招来爸妈对我的训斥。妹妹因为聪明伶俐,容貌俊俏,个性又活泼开朗,自小是爸妈的掌上明珠。

妹妹就读的新校区是在余杭区的仓前,距姐姐家的滨江区有几十公里,好在有绕城高速,倒也方便。下高速时我打电话给她:这次专程到你校,真是天大的面子,你得好好犒劳俺。电话那头,妹妹笑得十分开心,说姐姐早来过电话了,一定会热情招待,到时还会给你一个惊喜。惊喜!哪来的惊喜,我一心狐疑,这个俏皮鬼不知会玩什么新花样?

转眼到了杭师大,校园着实气派。我匆匆泊好车,又打电话告知她,便左肩背包右手提袋,签字登记后摸上宿舍楼。周日的女生宿舍走廊真是美女如云,我这个一米八五的大个子显得格外扎眼,时时招来诧异而揶揄的目光。找到门前,轻轻敲门。“请进!”里面传来妹妹银铃般的嗓音。我推门入内,霎时,被眼前的一幕惊呆了,但见四位美女恭恭敬敬地分列两旁,齐声说:“哥哥好!哥哥辛苦了!”我猝不及防,傻愣愣地站在寝室中间不知所措——多少年来潜意识中一直渴望她叫哥哥的愿望今天总算实现了,而且和另外三位美女一起!

我受宠若惊,脸上顿觉热辣辣的,一时不知该如何应答。嚟!嚟!哎哟不好,有

立马放下玩具就跟着回去了。外婆成了他最依赖的人,我很放心老妈的养与教,而且我原来就不是排在大宝心中第一顺位的人选,距离感以前就存在。

时光流淌,二宝快满百日了,大宝也快两周岁了,这段时间每一次相见,我都觉得大宝成长好快,他的小脚已不那么小了,以前给他买的裤子快穿不上了;新词汇一个接一个往外冒,学着大人的口气说话;会一个人专注地搭积木……有一天,外公说,给他读绘本《我的爸爸叫焦尼》,结尾爸爸焦尼在火车上和蒂姆说再见的那刻,大宝的眼泪默默地就下来了,每读一遍都会哭,外公最后只好把结尾改成爸爸约好和蒂姆再次相见。

这之后相见仍然欢乐,可再见就变得难熬。外婆说要回去了,大宝不停地说还没好,还没好。看外婆真的是要回去了,他只得跟着外婆回去,可实在不愿和我们说再见,嘴角下垂,神情黯淡。这时我会果断地跟他说再见,怕看他流泪的样子,更不愿看到他一边哭,一边喊着“我要妈妈养,妈妈养……”

周末大宝住爷爷奶奶家,虽然我们小夫妻照顾两宝累得够呛,但甘之如飴。大宝噩梦惊醒大哭,连呼爸爸妈妈,奶奶抱来,和我睡,不久又沉沉地睡去。从没和大宝一起睡过的我,观察着他一边睡觉一边抽泣的样子,实在是百感交集。

大宝多么希望和爸妈住在一起,可二胎时代,加上我的求安求简,和大宝分离的时光必将无可奈何地持续下去。世上多的是没有偏私的父母,而少的是义无反顾面对生活琐碎的恒心。这段暂时和大宝分离的时光,我多么希望它快快迈过去,让我们早点相聚,我也多么希望它慢慢走,让我尽可能看到大宝一步步成长的足迹。

人用手机拍下了我的窘状,接着是嘻嘻哈哈的一片笑声。妹妹和她的同学一边帮我放下物件,一边左一声“哥哥好”右一声“哥哥辛苦了”嚷个不停。我尴尬极了,须知我和妹妹都是提早上学,她同学的年龄都比我们大,可是在这些未来的教师面前,我这个大男孩犹如一名刚插入新班的小学生,诚惶诚恐,若不是为了顾忌礼节,我真想拔腿就跑。“妹妹你们……”我嗫嚅欲言,却不知道说什么,完全是一副呆头呆脑的傻样。

然而,我的尴尬远非到此为止。时值中午开饭,我在四位美女的簇拥下极不自然地到了餐厅。一进入餐厅我就觉得气氛有点异样,那边有一群女生朝我指指点点,不时瞟来好奇的目光,有几个还拿着手机肆无忌惮地狂拍。天哪,我所得到的礼遇比奥巴马到北大进行演讲还要引人注目,网络的力量真神奇,才几十分钟时间,妹妹那些好事室友早把我的窘态用微信发到朋友圈,于是,“哥哥好”的叫喊声此起彼伏。

接下去我是在众目睽睽中胡乱填饱肚子,再也不敢上楼,直接就去取车。汽车发动后,我降下车窗,极其严肃地对前来送行的妹妹说:“朱雪霁!这就是你给我的所谓惊喜?”“是的,难道这不是你一直所希望的吗?”妹妹平静地回答。“放肆!当心我今后报复你男朋友。”我讲得理直气壮。姑娘们笑得更欢了。汽车启动了,我在一片欢笑声中逃难似的离开了学校。

在返家的路上,回想起刚才校园里所经历的情景,我忍不住笑出声来,笑声一直陪伴我回到宁波。

总第 6089 期 配图 笛涇 投稿邮箱: essay@cmb.com.cn